

玩具

42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人民出版社



玩具

42

選購玩具的十個原則



玩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42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④②

出版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《玩具》这个故事，设想了地球由机器人统治的情形。机器人的统治中心，是一座巨大无比的电脑。它把地球上的氧气弄走了，于是所有生物一起死亡，剩下来的，就成了各种类型不同的玩具。

如果真有那种情形出现，那自然是人类的大悲剧，不过，更大的悲剧，在于故事的后半部：陶格的一家和卫斯理，开始时都认为自己逃出来了，可是终于知道，不断地逃亡，也根本是作为玩具被机器人玩的方式。自始至终，都是游戏中的一种道具，始终只是玩具。

玩具的关系，在人和人之间也存在着，一些人是一些人的玩具，怎么也摆脱不了被玩的命运——倒不是富豪玩弄美女那么简单，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表现，而且，在绝大多数情形下，作为玩具的，并不大有关改变自己地位的想法。

像这个故事中的“玩具”，不是日子过得极好，生活一无忧虑，甚至比人类自己作主时还好得多吗？

卫斯理
一九九〇年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谜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AD30/59

第一部：“他们杀人！”

两桩相当古怪的事加在一起，使我对陶格先生的一家人，发生了兴趣。

先说第一桩。

在欧洲旅行，乘坐国际列车，在比利时上车，目的地是巴黎。欧洲的国际列车，可以说是世界上设备最好的火车，速度高，服务好，所经各处，风光如画，乘坐这样的火车旅行，真是赏心乐事。

上了车不久，我感到有点肚饿，就离开了自己的车厢，走向餐车。

世事就是这样的奇怪，一个看来绝对无关重要的决定，会对下决定的这个人，或是和这个人完全无关的另一些人，产生重大的影响，像是冥冥中自有奇妙的安排，任何人都无法预测。

那天的情形就是这样，如果我早半分钟决定要到餐车去，或是迟半分钟决定离开车厢，那就根本不会有如今在记述着的这个“玩具”故事。可是偏偏我就在这个时间离开。所以，我遇上了浦安夫妇。

第一次遇到浦安夫妇时，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。浦安先生将近六十岁，一头银发，衣着十分得体，看来事业相当成功，浦安夫人的年纪和她先生相若，雍容的神态，一望而知，曾受过高等教育，而且比较守旧。

先说当时的情形。

我移开车厢的门，跨出来，浦安夫妇手挽手，自我的左手边走过来。车厢外的通道不是很宽，一般来说，只能供一个人走动，但是这一双老夫妇，亲热地靠在一起，也勉强可以通过。

我看到他们两人那种安详、亲热的神态，想起这一双夫妇，可能已共同经历了数十年的患难，如今正在享受他们的晚年，心头欣羡。

到餐车去，要向左转，他们两人走过来，如果和他们迎面相遇，他们就一定要分开来，各自侧着身，才能让我通过。而我不想这样，所以我就在车厢门口等着，等他们经过了我的身前，我再起步。

他们两人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意，所以向我友善地笑着，点着头：“谢谢你，年轻人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不会太多了，真不想分开来！”

我笑道：“不算什么，你们是惹人欣羡、幸福的一对！”

他们两人互望着，满足地笑。

火车上相遇，这样的寒暄，已经足够，没有请教对方姓名的必要。

可是，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在我的右方，也就是浦安夫妇迎面处，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，追逐着，奔了过来。奔在前面的是一个小女孩，一头红发，样子可爱极了，大约六岁，皮肤白皙，眼睛碧蓝，看来像是北欧人，奔得相当快。

在小女孩身后追来的是一个小男孩，约莫八岁，样子也极其可爱，从来也未曾见过模样那么讨人喜欢的小男孩。

这一双孩子，每一个人见了，都会从心底里喜欢出来。我看到他们奔得那样急，奔在最前面的那个小女孩，几乎就撞到浦安夫妇身上，我忙叫了起来：“小心！”

我才叫出口，小女孩已经向着浦安夫妇撞了过去，浦安先生忙伸手抓住了小女孩的手。小女孩也不害怕，转过头来，向身后也已经站住的小男孩道：“看，你追不上我，你追不上我！”

小孩子外貌惹人喜欢，很占便宜，往往做了错事，也能得到额外的原谅。这是一种很不公平的现象，虽然是小事，但总是一种不公平，我一向不怎么喜欢这一类的事。我立时沉下了脸，用很不客气的语调申斥道：“火车的走廊，并不是玩追逐游戏的好地方！”

我一开口，那小女孩转过头来望我，她碧蓝的眼珠转动着，调皮精灵，而且向我甜甜地笑着。她那种可爱的神情，可以令得任何发怒的人，怒气全消，我还想再说她几句，可是却说不出口。

也就在这时，只听得浦安夫人忽然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她本来只是扶住了那小女孩的，这时，随着她发出来的呼叫声，她紧抓了那小女孩的手臂，脸上的神情，又是讶异，又是高兴，叫道：“唐娜，是你！”

她叫着，又抬头向那小男孩看去，又叫了起来：“伊凡！你们还记得我吗？”

浦安夫人的叫声和神情，又惊讶又高兴，她开始呼叫的时候，倒着实吓了我一大跳，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，这时看她的样子，分明是遇到了相熟的孩子，所以才高兴地叫。

她叫着那两个孩子的名字，那两个孩子吃了一惊，男孩子忙踏前一步，一伸手，将女孩子自浦安夫人的手中，拉了出来。

他们两个，后退了一步，男孩子说道：“老太太，你认错人了！”

男孩子这样说了之后，和女孩子互望了一眼，两人一低头，向前冲出去，浦安先生一侧身，两个孩子就从浦安先生和浦安夫人之间奔了过去。

浦安夫人望着他们奔进了下一节车厢，才转过身来，神情讶异莫名。浦安先生摇着头：“亲爱的，你认错人了！”

浦安夫人忙道：“不，一定是他们！唐娜和伊凡，一定是他们！”

浦安先生摇头，坚决道：“很像，但一定不是他们！”

他们两人就站在我身前，争执着。这使我感到很尴尬，因为我是等他们走过之后，有路让出来，我才能到餐车去，他们老是争执这个无谓的问题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走？

而浦安先生和夫人，看来还要争执下去，一个说：“一定是他们！”另一个说：“绝不会！”

我有点不耐烦，说道：“两位……”

我想，应该用什么比较客气一点的话，请他们走前几步再继续争论，谁知道我才一开口，浦安夫人就向我望来：“先生，我记忆力很好，一直很好，像你，我看了你一眼，以后我一定可以认出你，记得曾和你在什么地方见过面！”

我敷衍道：“这真是了不起的本领！”

浦安夫人道：“刚才那两个可爱的孩子，我和他们一家，做了一年邻居，谁会忘记这样可爱的一对孩子？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指着浦安先生，“而他却说我认错人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浦安先生语气平和：“亲爱的，你和他们作了一年邻居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”

浦安夫人说道：“那时，你在法国南部，嗯，对了，是九年前……”

浦安夫人讲到这里，陡地住了口，现出了十分尴尬、再也说不下去的神情来。

我和浦安先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当然是浦安夫人认错人了！

九年前，一个六岁，一个八岁的孩子，如今都应该是青年人了，怎么还会是以前的样子？九年，在成年人的身上不算什么，但是在孩子的身上，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！

我和浦安先生笑着，浦安夫人虽然神情尴尬，可是还是不肯服输，在我们的笑声中，她喃喃地道：“一定是他们，一定是陶格先生的孩子，唐娜和伊凡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向前走去，浦安先生跟了上去，转过头来，向我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，我明白他在向我说，女人无可理喻的时候，真是没有办法。我报以一笑，转身向左走向餐车。

我在一转身之后，就不将这件事再放在心上，一个自称记忆力好的老妇人，认错了两个孩子，这事情实在太寻常了！

我经过了三节车厢，进入了餐车，才一进餐车，我就看到了那两个孩子，他们正和一男一女，坐在一起。那一男一女，看来是他们的父母。男的英俊挺拔，足有一百九十公分高，一头红发，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，大约三十岁左右。那女的，一头金发，美丽绝伦，举止高贵大方，正在用一条湿毛巾替小男孩子抹着手。

我一看之下，大是心折，心想，真要有这样的父母，才会生出这样可爱的孩子来！

我同时也发现，这一家人不但吸引了我的视线，也吸引了餐车中所有人的视线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看他们。而他们显然也习惯了在公共场所被人家这样注目，所以一点没有窘迫不安的表示。我看了他们一会，找到了一个座位，坐了下来，在我看着菜单之际，我听到那个男人，用十分优美的声音道：“不准再在火车上追逐，知道吗？”

那两个孩子齐声答应了一声。

我在想：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家庭，不会纵容孩子在公共场所胡闹。

接着，我又听到那少妇用十分美妙的声音道：“是谁先发起的？唐娜还是伊凡？”

这是一句极普通的话，可是听在我的耳中，却像是雷轰一样！使我陡地震动了一下，连手中的菜牌，也几乎跌到了地上！我忙向他们望去，只看到那小女孩低着头，不出声，男孩却一脸高兴的神色：“不是我！”

那少妇又道：“唐娜，下次再这样，罚你不能吃甜品！”

那小女孩低声答应了一声，眨着眼，样子好玩，逗得几

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而我，这时心中却十分乱。浦安夫人曾认错了这两个孩子是她的九年前的邻居，而且还叫出了他们的名字：“唐娜”和“伊凡”。

而如今，这两个孩子，真是叫唐娜和伊凡！

可是我记得，当浦安夫人叫他们名字之际，那两个孩子却一点反应也没有，那男孩子还立刻说浦安夫人认错了人！

两个孩子，外貌相似，名字也相同，这实在太巧合了！而且，那男孩子为什么要说谎呢？浦安夫人明明叫对了他的名字，就算他不认得浦安夫人，至少也应该表示惊讶，何以一个陌生人会知道他的名字！

可是那男孩子伊凡，却只是简单地说“认错人了”！

我一向好对不可解的事作进一步推究，即使是极其细微的事，只要不合常理，我都会推究下去。这时，我思索着，想找出一个合理的答案来，以致侍者来到我面前之际，我只是随便指着菜牌上的一行字，就将菜牌还给了侍者。

当我将菜牌还给侍者之际，我留意到侍者的神情很古怪，但是我却没有留意，只是注意着那一家人，看着他们进食。

那一家人，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，那个男孩或许只是不愿意和老年人多打交道，所以才会有刚才那种反应的。我想到这里，心中才又释然。

十五分钟后，我要的食品来了，我这才知道何以刚才那侍者的神情如此古怪的原因，原来刚才我心不在焉，随便一指，竟要了一盒七色冰淇淋，还加上许多好看的装饰，那是

小孩子的食品！

我一向不喜欢吃冻甜品的，这样的一盆东西送了来，我真不知如何才好，幸而我脑筋动得快，我向那一家人指了一指：“这是我为这两个孩子叫的，请代我拿过去给他们！”

侍者答应了一声，托着那一大盆甜品，走向那一家人，低声说了几句。我听到唐娜和伊凡都欢呼了起来，那男人和少妇，向我望了过来。我略略欠身，向他们作致意，侍者回来，我又要了食物。

虽然那一家人很引人注目，但是一直注视人家，毕竟很不礼貌的，所以在我自己的食物送上来之后，我就不再去看他们。

等我进食完毕，他们已经离座，向前走去，我只看到他们的背影，走出了餐车，那是向列车的尾部走去的，也就是从我的车厢走向餐车的那个方向。

我不厌其烦地叙述他们离去时的方向，也是和以后发生的事，有一定关系的。

当那一家人离开之后，侍者来到我的身边：“陶格先生说谢谢你请他的孩子吃甜品！”

我一听，又陡地一呆，一时之间，张大了口，样子像是傻瓜一样！

我立时记起浦安夫的话：“一定是陶格先生的孩子！”由此可知，孩子的父亲姓陶格，而那侍者说“陶格先生说谢谢你……”我惊愕了大约有半分钟之久，以致那位侍者也惊骇起来，以为他自己说错了什么话。我在惊愕之中定过神来，忙道：“不算什么，可爱的孩子，是不是？”

侍者道：“是，真可爱！”

侍者走了开去，我在想着，陶格先生，可爱的孩子唐娜和伊凡，本来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但何以事情如此凑巧？和浦安夫人九年前的邻居一样？

我想了半晌，才得出了一个结论，两位陶格先生，可能是兄弟。如今的唐娜和伊凡，是九年前浦安夫人邻居的堂亲。自然相貌相同，而且，取同样的名字，也很普通。

想到了这一点，我十分高兴，因为一个看来很复杂的问题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解释通了！如果再遇到浦安夫妇，就将我想到的答案，告诉他们！

我慢慢地喝完了一杯酒，付帐，起身，走向车厢。我向列车的车头方向走。我来到了车厢附近，看到前面几个车厢中的人，都打开门，将头在向外看着。

这种情形，一望而知，是有意外发生了。

也就在这时，一个列车员，在我身旁匆匆经过，赶向前去，我还来不及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两个列车员，抬着一个担架，急急走过来，担架旁是护士，担架上的人，罩着氧气面罩。

虽然担架上的人罩着氧气面罩，但是我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是什么人。

那是浦安先生！

我一看到是他，不由自主，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起来，抬着担架的两个列车员，在前面的那个，推了我一下，叫我让开。

我才侧过身子，就看到浦安先生睁开了眼，向我望过来，他一看到了我，像是想和我说什么，可是他根本没有机

会对我说话，一则，因为他的口鼻上，罩着氧气罩，二则，那个抬担架的列车员，急急向前走着。

我心中极乱，真想不到，在半小时之前，看来精神旺盛，一转眼之间，会变成这样子！浦安先生的脸上，一点血色也没有，呈现一种可怕的青灰色，单凭经验，我也可以知道他的情形，十分严重。

这确然令人震惊。可是更震惊的还在后面，我在发怔间，陡地听到了一声大喝：“天，让开点好不好？别阻着通道！”

我忙一闪身，看到向我呼喝的是一个年轻人，穿着白色的长袍，挂着听诊器，可能是列车上的医生，他在急匆匆向前走着，在他的身后，是另一副担架，也是两个列车员抬着。躺在担架上的人，赫然是浦安夫人！

她也罩着氧气罩，一样面色泛青。所不同的是，浦安先生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，而浦安夫人则在不断挣扎着，双眼睁得极大，以致在她身边的一个护士，要伸手按住她的身子，不让她乱动。

我更是惊骇莫名，一时之间无论如何想不通他们两人在这半小时之中，发生了什么意外。

而浦安夫人一看到了我，突然，伸出了手来，拉住了我的衣角。她抓得如此之紧，以致那护士想拉开她的手，也在所不能。

我忙道：“别拉她的手！”

走在前面的医生转过头来，怒道：“什么事？”他指着我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我道：“不是我想干什么，而是这位夫人拉住了我的衣服。”

这时，浦安夫人竭力挣扎着，弯起身来，一下子拉掉了氧气罩，神情极痛苦，看她的样子，像是要坐起身来，但是却力有不逮，她的口唇剧烈地发着抖，双眼眼神散乱，但还是望定了我。

刹那之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，身边那个护士，手忙脚乱起来。

而我，看出浦安夫人想对我说话，我忙俯下身去，将耳凑到浦安夫人的口边。

果然，我才一凑上耳去，就听得浦安夫人断续而急速地道：“天！他们杀人！他们杀了我们！”

我一听得浦安夫人这样讲，更是震动不已，我忙道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可是我的话还未说出口，那医生已极其粗暴地用力推了我一下，将我推得跌退了一步。同时，他又声势汹汹，指着我喝道：“你再妨碍急救，我可以叫列车上的警员拘捕你！”

我这时，心中骇异已极，因为浦安夫人明明白白的告诉我，有人“杀人”，被杀的对象，正是她和浦安先生，我当然非要弄明白不可！我没空和那医生多计较，正待再去听浦安夫人说些什么时，却已经来不及了，护士已手忙脚乱地将氧气罩，再按到了浦安夫人的口鼻上，担架也被迅速抬向前。

我立时道：“对不起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刚才，她向我说了一些极其重要的事，我相信还没有说完，我是不是可以跟到医疗室去看看他们？”